

東萊博議

卷三至卷七

東萊博議

卷之七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三

滕薛爭長

隱公十一年

以辭服人主於直世之通論也吾以謂辭之直固可使人之服然亦可以起人之爭天下之理至於直而止今反曰起人之爭何耶蓋聞過而喜者君子也聞過而怒者衆人也君子心口爲一故其與人辨心旣屈則口亦屈衆人心口爲二故其與人辨心雖屈而口不屈辭之直者固可以服君子矣苟與衆人辨則在我雖直在彼雖曲苟恃吾之直而與之較曲直彼安肯內訟其曲而甘處於不勝之地乎其勢必與吾辨辨而不勝必爭爭而不勝必忿忿心一

生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君子常少衆人常多則辭之直者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信如是則辭不可以直乎曰非直之罪也有其直之罪也使吾不有其直亦何自而起人之爭哉昔滕侯薛侯朝于魯滕同姓也所當先也薛異姓也所當後也方其爭長舉魯國之人孰不知滕之直而薛之曲乎爲隱公者若主滕之直責薛之曲則滕將自矜其直而益驕薛將自恥其曲而益忿使隱公之辭果出於此非徒不能解二國之鬪乃合二國之鬪也惟隱公不有其直而婉其辭未嘗明言薛侯之曲乃退託於卑下寡弱之域以已而喻人其辭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

若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其言巽順和易紆餘閒暇
不躁不迫不矜不揚想薛侯聞之必自思曰爲主者謙抑
如此爲賓者當如何耶爲大國者謙抑如此爲小國者當
如何耶雖有忿戾之心游泳此言如隨春風如醉醇醪見
魯之恭而不見滕之傲也見魯之遜而不見滕之爭也向
之虛氣驕色固已雲散霧除而無復存矣吾以是知魯之
善爲辭令也嗚呼屈已服人近於弱屈人服已近於強凡
人之情未有不恥弱而喜強者然我欲服人人亦欲服我
兩強不相下其爭何時而已乎隱公降大國之尊而屈於
小國之卑其始雖若弱然以片言而平二國之爭強孰大

焉故致強之道始於弱致弱之道始於強非忘強弱者孰能真知強弱之辨哉

頴考叔爭車

隱公十一年

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物其根其莖其枝其葉其華其色其芬其臭雖有萬而不同然曷嘗有二氣哉理之在天下遇親則爲孝遇君則爲忠遇兄弟則爲友遇朋友則爲義遇宗廟則爲敬遇軍旅則爲肅隨一事而得一名名雖至於千萬而理未嘗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惟物得其偏故猶之不能爲薰茶之不能

爲薺松之不能爲柏李之不能爲桃各守其一而不能相
通者非物之罪也氣之偏也至於人則全受天地之氣全
得天地之理今反守一善而不能相推豈非人之罪哉願
考叔以孝聞於鄭一言而回莊公念母之心其孝固可嘉
矣使考叔能推是孝而極之則塞乎天地橫乎四海凡天
下之理未有出於孝之外也奈何考叔有是孝而不能推
之伐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殺其身可勝惜哉其與莊公問
答之際溫良樂易何其和也其與子都鬪爭之際忿戾攘
奪何其暴也一人之身前後相反如此當賜食之時則思
其親至授兵之際獨不思其親乎當捨肉之時則思其親

至挾輶之際。獨不思其親乎。前則思之後。則忘之。是見親于羹而不見親于車也。苟考叔推事親之敬。爲宗廟之敬。必不敢爭車於太宮矣。推事親之肅。爲軍旅之肅。必不敢挾輶於大達矣。惟其不能推。故始得純孝之名。終不免犯鬪狠危父母之戒也。或曰。考叔之伐許。輕身以先登。豈亦不能推其孝乎。吾應之曰。爭車者。私也。所以爲不孝也。先登者。公也。所以爲孝也。愛其身者。事親之孝。忘其身者。事君之忠。忠孝豈有二道乎。曾子以戰陳。無勇爲非孝。則考叔之勇。正曾子所謂孝也。然考叔不死於先登之傷而死於子都之射。死於私不死於公。君子安得不責之乎。此吾

所以深惜其不能推也。昔左氏嘗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詩。以美考叔。自今觀之。能捨肉而不能捨車。則其孝有時而匱矣。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則其類有時而不能錫矣。考叔三復是詩。能無愧乎。左氏以此詩而美考叔之孝。吾請移此詩以責考叔之非。

齊魯鄭入許

隱公十一年

其患易其利難。患者人之所同畏也。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同有畏心。其勢必合。同有欲心。其勢必爭。自古及今。變親爲疎。變恩爲怨。變黨爲讐。鮮不以其利者。吁。亦難矣。吾觀三國之克許。何其善處於功利之間也。當伐許之際。先登

者鄭之大夫。而齊魯之大夫無與焉。畢登者。鄭之師。而齊魯之師無與焉。是則克許之功。獨出於鄭。以許歸鄭。固其所也。然常人之情。戰則避患。而居後。勝則爭利。而居前。不慙已之無功。反不容人之有功。昔鄧艾鍾會同將兵而伐蜀矣。人皆知平蜀者。鄧艾之功也。而鍾會反攘其功而殺之。王渾王濬同將兵而伐吳矣。人皆知平吳者。王濬之功也。而王渾反攘其功而劾之。使齊魯之君。亦如鍾會王渾之用心。則三國之禍。吾知其始於克許之日矣。許地雖褊。然亦古之建國也。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金在地。百人競之。況一國之利乎。今舉以與齊。齊不敢受。舉以與魯。魯不

敢○受○計○其○義○推○其○功○而○卒○歸○之○於○鄭○焉○嗚○呼○孰○謂○春○秋○爭○
奪○之○世○而○復○見○羣○后○德○遜○之○風○乎○許○國○之○破○鄭○師○克○之○齊○
魯○推○之○爲○鄭○伯○者○固○可○安○受○而○無○愧○也○且○不○絕○許○之○祀○不○
縣○許○之○疆○將○何○所○待○耶○鄭○伯○之○意○豈○不○曰○克○許○者○雖○我○師○
之○功○然○齊○魯○之○師○亦○與○有○暴○露○之○勞○也○三○國○同○其○勞○一○國○
專○其○利○彼○雖○不○校○吾○獨○不○愧○于○心○乎○此○所○以○啓○許○叔○之○封○
也○齊○魯○無○功○而○不○敢○奪○人○之○功○鄭○雖○有○功○而○不○敢○恃○已○之○
功○是○善○處○無○功○者○莫○如○齊○魯○善○處○有○功○者○莫○如○鄭○也○是○心○
也○豈○特○可○用○之○戰○陣○之○間○哉○凡○與○人○其○利○者○大○而○其○政○小○
而○其○財○推○是○心○而○居○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雖○然○伐○許○之○

役所以全其美者由彼此之善處也苟與人其利我雖推之彼益競之則將奈何吾以謂使齊魯推其功而鄭專其功在齊魯者不害其爲美使我推其利而人專其利在我者不害其爲廉盡其在我聽其在人可也吾又發之以告與人其利者

息侯伐鄭

隱公十

一年

居賤惡勞居貧惡困居難惡辱皆禍患之招也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貧不與困期而困自至難不與辱期而辱自至是猶形影之相隨聲響之相應也豈有形能離影聲能離響者乎不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所以連

譬而自投於禍患之網也。君子以謂勞者賤之常。困者貧之常。辱者難之常。彼其所以冒於禍患者。特不能處其常而已。自處於勞。則在賤而安矣。自處於困。則在貧而安矣。自處於辱。則在難而安矣。處小國之道。亦猶是也。處小國者。當卑當遜。當忍恥當屈身。豈不以弱者小國之常耶。息之爲息。在春秋之時。至微也。介乎大國之間。雖祇慄危懼。猶恐不能自保。況敢與人爭乎。當其與鄭違言之際。息侯盡自咎曰。小大之不敵天也。小國之見陵於大國。亦天也。天實爲之。吾其敢逆天乎。今乃不勝一朝之忿。忘其小而犯大。宜其自取覆敗。而五不韙之責。皆萃其身也。然鄭息

俱有違言。鄭之大不先加兵於息。息之小反先加兵於鄭。何耶。蓋小國之心常疑人之陵我。故忿心易生。此息師所以先動也。是心也。非特息侯爲然。凡人之處於困阨窮弱之地。其最不平者。莫甚於人之陵我。吾將有以曉之。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吾先貴而後賤。我之爲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遽變而見陵。則回視前日之奉我者。豈真奉我乎。使吾先賤而後貴。我之爲我自若也。而陵我者遽變而見奉。則回視前日之陵我者。豈真陵我乎。彼自奉貴者耳。我何爲而喜彼自陵賤者耳。

擒題直起不另作冒頭
歐陽史贊多如此

我何爲而怒心者我之心固將治我之事也何暇助貴者
之喜助賤者之怒哉

羽父弑隱公

隱公十

一年

嗚呼敗天下爲義之心者隱公之弑也秒者人之所趨義
者人之所憚使爲義而無禍人猶且不肯爲况重之以禍
乎隱公輕千乘之國而推之桓公桓公反不亮其心而弑
之有甚高之節而罹甚酷之禍世將指隱公爲戒而諱言
義矣是隱公之弑非隱公之不幸乃道義之不幸也君子
所恃以勝小人者惟有福善禍淫之戒僅可以動愚俗既
有隱公之變則平日所恃以勝小人之具索然矣此有志

之士所以憤天道之無知撫遺編而浩歎也吾之所聞則
異於是焉人皆以爲隱公之弑敗天下爲義之心吾獨以
爲隱公之弑可以勉天下爲義之心是何耶隱公之禍非
坐爲義也乃坐爲義不盡耳隱公遜國之節心甚明迹甚
顯當桓公幼弱之時隱公苟有他志微見風采立可壺粉
桓公在隱公之掌握十有一年不惟無纖芥之隙又且長
育而輔翼之上有天下有地其心迹不可誣也所可恨者
特爲義不盡貪數年之權而去位不亟耳惟其去位不亟
故貪慕顧惜之形見於外羽父因得入殺桓公之謀焉使
隱公勇退高蹈之風凜然在人則不仁者不敢至其牆不

義者不敢至其廬。況敢以戕殺之謀狗彘之行浼我乎。今羽父敢對隱公。明發戕殺之言。而不忘是隱公。會慕顧惜之形。有以召之也。隱公尚不自警。方且告羽父。以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將之一字。是隱公貪慕顧惜之心。形於言者也。當授卽授。何謂將授。當營卽營。何謂將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容有所謂將者耶。此所以招羽父之侮。起桓公之疑。而迄至於殺其身也。噫。隱公遜國之義。心如此之明。迹如此之顯。秋毫不盡遽受大禍。況心迹未如隱公之所見者。其敢不自勉乎。以是知大恩與大怨爲鄰。大名與大辱爲朋。隱公之於桓公。恩可謂